

凭栏望

巍巍井冈，红色摇篮

□ 钟芳

巍巍井冈山，绵延五百里，逶迤磅礴，翠竹层叠，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在此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从此，井冈山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井冈山，感慨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2年，朱德重访时挥毫题下“天下第一山”五个大字，道尽对这片热土的深情。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更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这里革命人文景观与旖旎自然风光交融，革命胜迹与壮丽河山相映生辉。踏上这片红土地，革命年代的风云仿佛触手可及。

走进茅坪镇谢氏慎公祠背后的八角楼，沿窄陡木梯拾级而上，便是毛泽东当年工作生活的房间：床架、茶几、靠椅、办公桌，陈设简朴。最醒目的是书桌上那

盏青油灯——微弱的火苗曾彻夜跳动，映照着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这两篇雄文如暗夜明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向。

大井朱毛旧居里，每间屋仅一张木床，床旁摆着箩筐与扁担。它们无声诉说着一段温暖往事：毛泽东、朱德曾与战士们同挑军粮，用脚步丈量山路，用汗水凝聚军民同心。

登上海拔1300余米的黄洋界炮台，山风猎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壮阔景象跃然眼前。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在此打响——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敌军4个团进攻；仅存的一发炮弹命中敌指挥所，终获全胜。这场战役保卫了井冈山革命火种，更点燃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纪念碑上“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12米高的碑身巍然矗立，背面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苍劲豪迈；崖边苍松翠柏生机勃勃，似在诉说当年枪声炮火中红军战士的热血与担当。

走进人流如织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

巨型绘画震撼人心：它以磅礴笔触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火的美丽征程。带血的梭镖、弹孔斑驳的军衣、质朴的红军歌谣、铿锵的革命名言……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诉说着先烈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井冈山道路。聆听英雄故事，凝视历史照片上坚毅的面庞，敬意油然而生——正是无数烈士的热血，换来了今日的岁月静好；正是他们的精神，为我们注入奋进的力量。

“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绿色明珠流光溢彩。”巍巍井冈山，以彪炳千秋的伟绩载入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百年间，井冈山精神如同一束火炬，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之路。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小道前行，每座山、每块石、每棵树都被赋予厚重的历史温度。

当我再次深情凝视这片红土地，仿佛在阅读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猎猎飘扬的红色战旗，早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它是信仰的坐标，是奋斗的灯塔，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新图景

家住汉丰湖畔

□ 周成芳

常在朋友圈分享汉丰湖的图片。有微友留言：“看来你很喜欢这片湖。”喜欢？我还真没意识到这点。不过是闲暇时最爱去湖畔转转，转着转着就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机。

同一片风景反复拍摄，这应该算喜欢吧？好比对一个心仪的人，昨天才分别，今天又巴望着见一面。若有三日不见，真如隔了好几个春秋。

我对汉丰湖，大抵也是这种感觉。

我所住的小区位于开州城东部最末端。出小区步行几分钟即可抵达汉丰湖畔的亲水步道。最初我并没有把这片湖放在眼里——她不过是因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人工湖。1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虽比杭州西湖还大，文化底蕴却跟名扬天下的西湖没太大可比性，不过一片年轻的湖罢了。

后来住户渐多，周围商铺林立。傍晚路边摊的划拳声、坝坝舞的伴奏声此起彼伏。想外出走走，最适合的去处莫过于汉丰湖畔。

夜幕下的汉丰湖泛着粼粼波光。人们或坐在石梯上发呆，或并肩窃窃私语。不少运动达人在夜跑，呼吸声自带韵律。说来也奇怪，一到湖边，世界顿时安静下来，心也跟着脚步一起漫步。

去湖畔次数多了，渐渐生出依恋。一出小区，双脚就不由自主地向湖畔靠近。

我的户外时光，大多交给了汉丰湖。

与好久不见的闺蜜相约，最好的季节是春天，地点是默认的汉丰湖畔。湖畔的柳树上，嫩绿的柳芽像挂着数万串珠子，在春风中轻轻飘拂。几个女人见了面啥也不说，围着柳树轮番拍照。背倚碧绿的湖水，头顶一片蓝天。杨柳、女人、湖水以及湖中缓缓驶过的游船，恰似一幅壮丽的图画，半天的好时光就在拍照中溜走。

夏天的傍晚，我肯定会去湖畔走走。一道夕阳铺在水上，像撒了细碎的金子，心也跟着动了起来。咔嚓一声拍下半份分享给朋友圈，附上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汉丰湖最丰盈的季节当属秋天，此时水位高达175米。这个季节的汉丰湖也最为热闹，年年都会举办马拉松、皮划艇、龙舟、桨板、游泳等全国性文体赛事，现已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重庆唯一的国家水上（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

这个季节最适合接待外地来访的文友。暖暖的午后，一行人在岸边漫步，目之所及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美景。月儿明亮的夜晚，一定得乘画舫游览。站在船头欣赏“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的景象，突然发现古人写大江大河的诗句，用来形容汉丰湖最合适不过。船还没靠岸，一首首以汉丰湖为主题的诗歌已在文朋诗友心中酝酿成熟。汉

丰湖三个字不久将见诸报端——谁说汉丰湖缺乏文化内涵？这分明是诗意盎然啊！

冬天的下午也适合去湖畔虚度时光。在电脑前写作累了，抬头往窗外望望，若遇上这蓝天白云，脚步便像长了翅膀，飞也似的直奔湖畔。阳光打在头上、脸上、背上，像坐在炉火旁，身子骨都酥软起来。走累了，拿出随身携带的名家作品坐下来品读，这时候的阅读最专注、最投入。读累了，抬起头来，看成群的白鹭划过天空，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

情绪低落的时候，汉丰湖也是最佳的避风港。独自在湖畔徘徊，低吟几句表现愁苦的古诗词，正合落寞的心境。汉丰湖最懂我意，她安安静静地陪着我，偶尔发出轻微的声音，像是在安慰我。每次起身离开，心情也如湖面一样豁然开朗。这一片湖泊呀，还真是治愈。

我家阳台正对湖心。清晨，我最爱站在阳台上观湖景。阳台和湖泊其实有相当长的直线距离，可我一举起手机，把镜头拉近一点、再近一点，阳台仿佛秒变成汉丰湖的堤岸。照片一晒到朋友圈，有人惊呼：“哇！湖景房。”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我越来越贪恋家门前的这片湖。再发朋友圈时，我会骄傲地在图片旁备注几句文案：这片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湖泊，已是国家4A级风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备受游客喜爱的景区。

四时新

岩瓣花开

□ 罗林衡

六月，家乡的岩瓣花又开了。

沿着山王坪脚下的鱼泉河溯流而上，山势渐陡。苍翠的林木与灰褐的石壁间，一丛丛岩瓣花正舒展着洁净的白，或成片怒放如云霞，或零星点缀似星子，摇曳生姿，格外动人。

岩瓣花，学名野百合，取“百年好合”之意。多年前罗大佑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让这个名字随着春风拂过祖国大地。但在我家乡金佛山的深山里，山高路远，乡亲们没听过这曲子，也想不出“野百合”这般文雅的称呼。因它长在岩壁间，球茎如蒜瓣，便得了个朴实的名字——岩瓣花。它是金佛山的原生物种，生于峭壁、长于山野，既有娇柔的姿态，又带着山野的泼辣，倒像极了家乡人朴实粗犷的性子。我也见过人工培育的百合，花色艳丽、花形典雅，却总觉得少了这份野气，少了些随山风舒展、任山雨浸润的生命力，与这片高山旷野总隔着一层。

岩瓣花的花瓣是瓷白色的，几片青绿色的叶片如托盘般托着花枝顶端，似荷花般洁白，如水仙般亭立，平凡中透出不俗，素淡里藏着灵秀。花形或单朵俏立，或多朵攒聚，有的还是含露的花苞，有的已绽放成喇叭状。最动人的是那深紫色的花蕊，与雪白的花瓣相映成趣；似笑靥嫣然，如晨光迷离，像流水轻盈。凑近细看，柱头上还凝着透明的黏液，香气馥郁。白色花朵总爱用芬芳吸引蜂蝶，岩瓣花却还在花蕊深处点染这抹亮紫，仿佛在给寻香而来的昆虫指路——生命的存在如此单纯，对生长的渴望如此真实，对繁衍的执着如此热烈……万物皆如此，而这蓬勃的生命力，恰似家乡人刻在骨血里的坚韧。

我对岩瓣花的偏爱，更多源于奶奶。爷爷在我父亲几岁时便去世了，奶奶是老党员，生性坚韧，硬是咬着牙把三个孩子拉扯大，成了村里的一段佳话。我家老房坐落在鱼泉河边，背山面水，推门便能望见坡上成片的岩瓣花。奶奶总说这是“救命花”——一家老小全靠它的根茎熬过春荒。我虽没经历过那些苦日子，却听她讲过：挖来拳头大的鳞茎，掰开地汤，能消积利湿、止咳平喘。我们最常做的，是花开时摘下瓷实的花朵，拌上米面蒸熟晒干，炒肉煮汤时放一把，满屋都是阳光与雨水的鲜香。

奶奶不爱说话，整日在田间忙碌。家里几次大的变故，都被她从容化解；清苦的日子，在她手里也过得井井有条。在她的影响下，父亲当了军、当了村干部，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入了党。奶奶极爱干净，出门在家都衣着整齐，花白的头发用帕子缠得一丝不乱。我们总悄悄摘来开得正艳的岩瓣花，别在地发间，看她的脸也笑成了一朵岩瓣花。作为基层老党员、普通农妇，奶奶一生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平凡中写就了最朴素的坚守——对生活不低头，对困难不退缩，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本质。

奶奶已离开多年，家乡却变了模样，如今成了重庆市最美乡村。家后的山巅上，风电机组缓缓转动，像一朵朵怒放的岩瓣花，自由、质朴、安静地守着这片土地。

溪水漫唱六月谣

□ 黎月香

六月的山林里，藏着一支古老的歌谣。不是人间的曲调，而是溪水用千万年光阴谱写的清凉韵律。当暑气蒸腾时，它便从石缝间苏醒，叮叮咚咚地唱给愿意驻足的人听。

山涧的水声最先传来。不是哗然的喧嚣，而是清凌凌的碎响，仿佛谁在调试一把古老的月琴，弦音未成曲调先有情。溪水天生是个吟诗诗人。遇见陡坡便哗啦若急板，溅起晶亮的水花；流经浅滩又潺潺似行板，恰似珠落玉盘。我循着这天然的谣曲走去，看见它正把卵石当作琴键，一路叮咚地弹向山外。

这水声让我想起《高山流水》古琴曲中七十二滚拂的段落。当年伯牙在此类山涧得遇子期、樵夫听琴辨意的故事，而今溪水千年不改其调，听者却换了一代又一代。那些没入水中的松针，是否也带着往昔听者的叹息？

蹲下身，我成为它最虔诚的听众。水流漫过手腕时，凉意从指尖漫上，宛如薄荷叶擦过皮肤，又像晨露沁入脉络。恍惚间，似有童谣随水波荡来：“清溪浅，凉溪深，流过山涧洗暑尘。”有片枫叶飘落水面，化作童谣里的一个逗号，随着漩涡打着旋儿远去。

正听得入神，对岸的芦苇忽然簌簌作响，沙沙地打着节拍。青蛙“扑通”跃入水中，宛若突然闯入的鼓点。受惊的小鱼群游成流畅的弧线，在鹅卵石间穿梭。

我坐在岸边青石上，听这首天然清凉谣。上游的水流湍急恰似急板，下游的潭水沉静犹如慢板。阳光将水纹投在岩壁上，晃动的光影恰似散落的音符，时而连缀成曲，时而零落成星。溪水披上暮色的纱衣，谣曲渐弱，只剩几滴水珠挂在芦苇尖上，如同未唱完的尾音。临行前，我学古人投了片枫叶入水。看它载着细碎的光远去，忽然明白：所谓清凉谣，不过是溪水与时光的唱和。我们这些过客，能掬得一捧余韵，便算有幸。

我轻轻掬起一捧，掌心里荡漾的，是它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小节。临别回望，山林已笼在薄雾中。唯有那支清凉谣，仍在记忆里循环往复，等着下一个酷暑时节，再次被溪水轻轻唱起。



山水之间

邱家瑞 作

星落山城夜未央

□ 林慧

暮色浸染两江时，我倚在朝天门观景台的栏杆上。江风裹挟着嘉陵江特有的湿润气息，将洪崖洞的灯火揉碎成满江星子。11787架无人机自南岸弹子石广场腾空而起，流萤般的光尾在墨色天幕拖曳出银河的轨迹，恰似长江与嘉陵江千年相拥的倒影在云端重现。

当第一束光刺破夜幕，5000架先导机群化作银鳞游弋，时而幻化成长江三峡的夔门剪影，时而舒展成单轨穿楼的魔幻轨迹。江豚跃出波涛的剪影与“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交替闪现，将长江文脉具象为流动的诗行。此时此景，让人想起南山黄桷垭老茶馆里，老板娘端着盖碗茶说：“山茶要经了霜才艳，就像我们山城人，经了难才懂得活着的甜。”

骤然升空的巨型山茶花在百米高空绽放，花瓣层叠舒展，每片“花瓣”都精密协作，抖落的“露珠”竟是编队模拟的雨幕光效。这时我看见商圈周围戴草帽的榉楠小贩举起手机，他布满老茧的手正与屏幕里无人机模拟的根系同频颤动：“根扎得深，枝叶才茂盛嘛。”树冠处浮现的“坚韧、忠勇、开放、争先”八个大字，被霓虹镀上金边，恰似朝天门货轮拉响的汽笛声在云端回荡。

摩天楼群在夜色生长出水晶棱角，洪崖洞的吊脚楼轮廓化作数据流，在云端与来福士的玻璃幕墙碰撞出赛博朋克的火花。一旁的张爷爷缓缓地说：“50年代的那些船工要是看见这光景……”随着他的话音，我仿佛看到蜿蜒的光带如当年挑夫的扁担，串起十八梯的青石板与白象居的悬空栈道。此时，《活力之城》篇章已经展开，腾跃的滑板少年、旋转的芭蕾舞者，身穿红裙的少女发梢沾着火锅香气，与无人机群模拟的景象共舞，城市的幸福感与烟火气在此刻聚集。

随后，无人机群化作万千流萤坠向江心。人群里有人轻声说：“那些光点多像当年朝天门码头的煤油灯。”身旁的重庆妹子却笑着指向江面：“看！无人机在给游轮导航呢。”此刻真实的游轮与虚幻的光带正沿着相同轨迹前行，恰似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望。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的赞叹仿佛在夜空中回响。

这场光影盛宴终将落幕，但无人机划过的轨迹已烙进“六区一高地”建设蓝图。正如长江水永远奔涌向前，重庆人正以坚韧为根、忠勇为干、开放为枝、争先为叶，在3000年巴渝文脉里续写新的传奇。当最后一架无人机隐入云层，解放碑的钟声与江风同频共振，将这座城市的豪情传向星辰大海。